

雙 叉 堂 記

A TALE OF TWO CHURCHES

Faith and Love by Taimu Mountain

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

范毅舜 著
NICHOLAS FAN

創作不外乎是將那如鯁在喉、不吐不快感受弄個明白的過程。

自發表《海岸山脈的瑞士人》、《山丘上的修道院》及《公東的教堂》著作後，因目睹現存體制中的一些問題，暗下決心，往後不再碰觸類似題材。為此，當我又完成一部以教堂為題（尤其是本土教堂），有關歷史、信仰，甚至探究何謂真愛的《雙堂記》時，我自己都深感意外！

本書主角，位於屏東、大武山腳下的萬金大教堂，在台灣天主教歷史上深具份量，她除了是現存台灣最古老的教堂，更是台灣天主教的發源處及重要朝聖地。此外，大教堂所在的大萬金地區，自古就是多元族群的匯集之地，例如，萬金村正前方、檳榔樹夾道的盡頭全是以客家百姓為主的美麗村落。而與萬金村隔著一條沿山公路，本書另一個主角——佳平天主堂所在地的佳平村，則是排灣族的部落。就連建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萬金大教堂，當年也是由來自歐洲的外邦人所建立。萬金與佳平這兩座比鄰而居、興建時間卻相隔近一個半世紀的教堂，儼然是台灣族群、宗教、文化、歷史，不斷求同存異的磨合象徵。

大武山境內，一個個陌生的地名與現代大眾看似毫無關聯，然而萬金與佳平這兩座教堂，除了展現這源自西方的信仰如何在此落地生根，開枝散葉，更深刻爬梳著先民百姓如何成為今日樣貌的歷程。這一頁來雜著複雜情緒的過往，藉著兩座風格迥異的教堂發聲，是為本書卷一與卷二的主要內容。然而這頁能以不同觀點解讀的歷史，仍無法滿足我對教義真諦的探索渴望。

仰屋竊嘆之際，我在佳平村挖掘到一個感人的故事，進而成為卷三的重點敘事。這篇故事為我在僵化體制的信仰桎梏中開啟了一扇窗，也意外的為卷一、卷二綴文一錘定音，帶給我擺脫過往的勇氣，堅定我在創作中所曾追尋的價值，更開啟了一個富有生氣、充滿契機的遼闊空間。

希望《雙堂記》像《公東的教堂》一樣，能提供讀者一個有趣的觀點，以喜樂的心情及宏觀的視野，來看待我們的家園。鯤島之南，除了陽光、青山、綠野、海洋，更有豐富的人文軌跡。

在這邀請您，如同當年閱讀《山丘上的修道院》一樣：且為自己泡杯好茶或咖啡，找個舒適的空間，讓我如說故事般的，向您娓娓道來大武山下，這一頁由教堂衍伸出的動人傳奇。更祈祝您有個愉快的閱讀時光。

范毅





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
這是智慧的年代，也是愚蠢的年代；
這是篤信的時代，也是疑慮的時代；
這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節；
這是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絕望的冬天；
我們什麼都有，也什麼都沒有；
我們全都會上天堂，也全都下地獄。
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，
以至於某些最喧嘩的權威，不論說好說壞，
都堅持只能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描述它。

——狄更斯《雙城記》開卷語

一個多世紀前，大武山的原住民、閩、客移民甚至西班牙傳教士都在為求生存而奮鬥。然而，種種以族群、文化、信仰為名，引發的矛盾衝突，在綿延無際的群山懷抱裡卻又顯得何其渺小。



萬金大教堂北側鐘樓下的聖母像，是萬金聖母聖殿的象徵。
陪伴萬金村有上百年歷史的聖像，當年在西班牙製作，自菲律賓運來。
每年十二月八日，聖母無染原罪慶典前夕，
聖母都會自鐘樓請出，換上彩衣，戴上貴重金冠，
進行聖母繞境慶典。

卷一



聖母聖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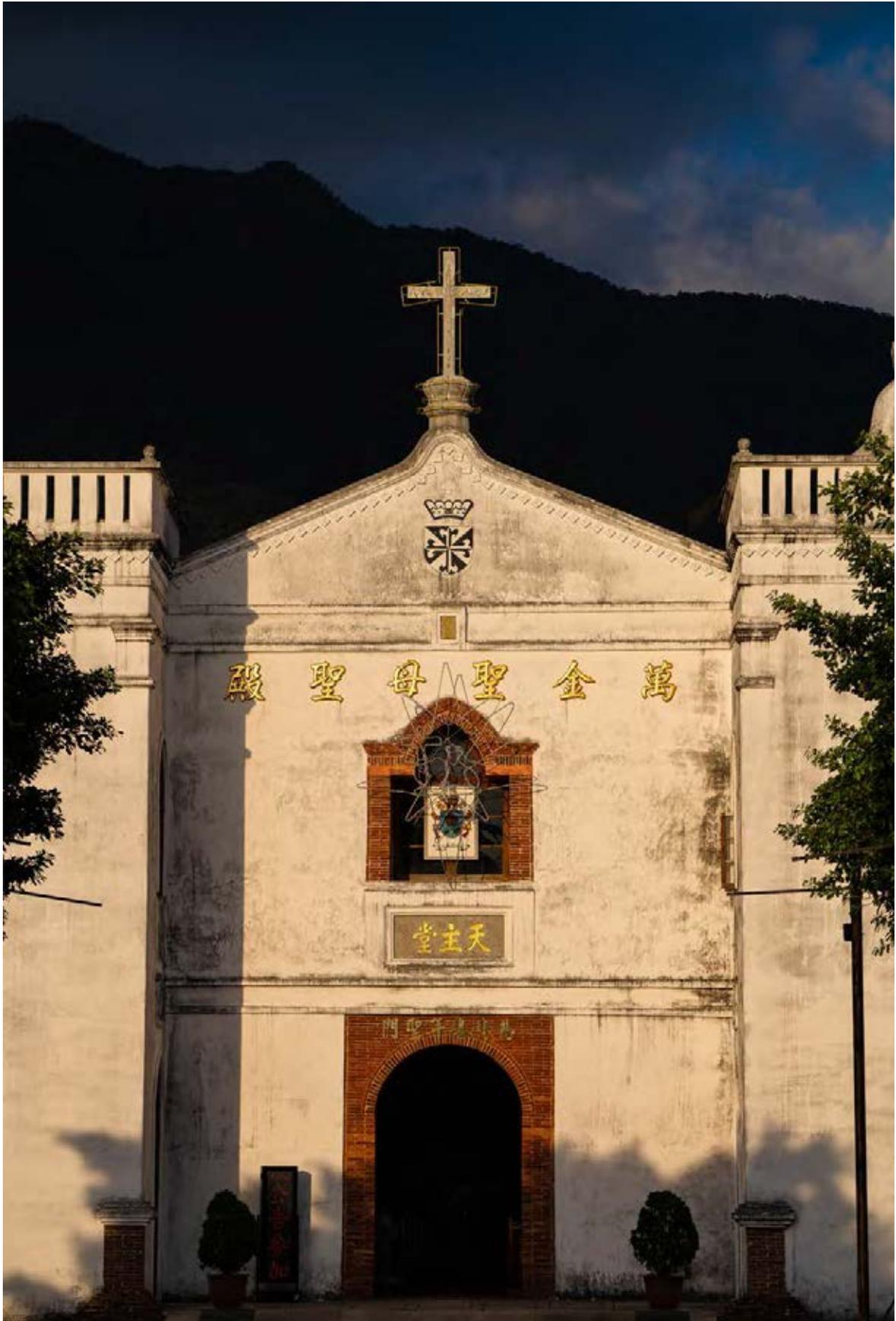
萬金大教堂

PART 1



萬金大教堂一景

大武山下的萬金大教堂有一百五十年歷史，是民間信仰盛行的鰓島南境、最漂亮與最醒目的宗教地標。其建築除了是國定古蹟，更被羅馬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敕封為全台獨一無二的「宗座聖殿」。



我很喜歡教堂，我覺得這處名為上帝之屋的地方很迷人，像是一個傳遞超自然訊息的古老象徵，教堂，是有限肉身，通往無限精神領域的界面，在那個能跨越時空的靜謐空間裡，人會很自然地思索此生所為何來。¹

從一張老照片聊起

台灣龍背——中央山脈尾梢大武山下的屏東萬巒鄉內，有座古老的教堂。她是台灣第一座天主教堂，及這信仰的發源地，更是動盪大時代裡，一個東、西文化交匯融合的具體結晶。遙想昔日聳立教堂前方兩側高大的椰子樹若仍健在，藍天白雲下，倘有幾位身著印地安服飾的人行走其間，真會教人錯以為這是座位於南半球、中南美洲的某處聖堂。然而，白色、氣宇軒昂的教堂正門上方卻大氣刻寫著「天主堂」三個中文大字。其上更有一塊源自大清帝國同治皇帝御賜的「奉旨」碑。在在顯示這是座落實於華土上的大教堂。

然而這一座融合了西班牙與閩南建築風格，中西合璧式樣的大教堂，究竟如何立於斯？興於斯？甚至在萬金締造出一個全台絕無僅有的「天國之村」？

當過往歷史化成無感文字，甚至逐漸被遺忘以至無可考時，且讓我們以一張攝自於萬金大教堂的老照片為楔子，來重新認識此地先民為求生存，經歷族群衝突，愛、恨交織，如史詩般的生活歷程吧！

萬金大教堂正面

萬金大教堂是台灣最古老的教堂。矗立在大武山腳下的教堂，蘊含南台灣一頁信仰與教堂傳奇，更見證一段始自十九世紀末、不分中外，一些普通人在現實與理想間，共同面對族群與文化及利益衝突的生活史。源自西方信仰的雪白教堂更是一個為尋求永恆、超越死、生的真愛見證。

¹ 引自《公東的教堂》

² 座落於高雄苓雅區的「玫瑰聖母堂」，原早於萬金天主堂興建（1862年），但因在1928年以新哥德式樣重建，原狀無存，而坐失第一寶座。



萬金天主堂重修落成領洗初領聖體與神父合影留念

斯人已逝。這張光影燦爛的影像卻將一個早已消逝的瞬間、深刻凍結下來，就連左上、鐘樓窗邊，那不請自來的旁觀者，都清晰入鏡。未化為粉塵的老照片隱藏著無數故事。例如畫面中，那位站在最右邊、雙手置於胸前白袍下的傳教士，就是本書最後一章的主角。斑駁點點的老照片，宛如時光隧道入口，它讓我們得窺萬金大教堂的昔日風華，更讓我們領略那被遺忘的歷史腳步，如何一路走來。
(潘明福先生提供)

萬金天主堂重修落成領洗初領聖體與神父合影留念
1960年12月8日

這張影像攝於彩色攝影尚不普及的年代。已脆化的相紙縱然裂痕累累，卻仍在剝那間，將一段永不重逢的時光，完整地忠實地凍結下來。畫面中光影分明，讓我們幾可斷定，拍攝那天定是風和日麗，陽光燦爛。這張照片應是用玻璃銀版底片，還得以黑幕遮蓋、風行於當時的大型木製伸縮相機所拍攝。影像中透露出許多有趣的細節，但且讓我們止住好奇，先循著相片上「萬金天主堂重修落成領洗初領聖體與神父合影留念」的字跡，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那一天說起吧！

十二月八號對一般人而言，或許只是個尋常日子，但對萬金天主堂卻至關緊要，這是大教堂的主保聖人——聖母無染原罪慶典之日³。難怪堂區主事者當年會以這一天作為聖堂重修落成，及小朋友初領聖體之日而大肆慶祝，甚至請來了專業攝影師拍照留念。逝者如斯，萬金大教堂至今，每年仍在這一天舉行萬金聖母繞境活動。是日，遍布全台各地的天主教徒，都會組團前來萬金大教堂朝聖，至少有百輛以上的大型遊覽車進駐。偏處南台灣大武山腳一隅的萬金村，一時為之萬人空巷。當聖母被信徒飾以華麗彩衣，立於花轎上，由數十位壯漢輪流負全村四處繞境時，既使是不同信仰地在地宮廟，也會在自家廟前排列供桌，焚香祝禱，鐘鼓齊鳴的恭迎聖母的光臨。

十二月八日年年有，但照片中，一九六〇年的十二月八日這天，對萬金聖母聖殿更別具深意。因為作為全台現存最古老的教堂，今日所見之外觀，正是在經過一番大整修後，於當年此日宣告落成。而其原始主體結構則更早於九十年前（一八七〇年）的同一天底定，且完成獻堂儀式。通身雪白的聖母聖殿最早使用傳統工法，混以碎石、黑糖、蜂蜜、木棉和火磚等物建造而成。一九六〇年重新整建時，則改以鋼筋、水泥取代了原先的木質結構。

原始的萬金大教堂正面寬十四公尺、深三十五公尺、高八公尺。其中作為主樑的木材，當年還是特別購自閩北的福杉。彼時杉木先在閩江上游編成木筏順江而下，再從福州由汽船拖曳，飄洋過海至東港起岸，最後再以牛車載送來萬金。興建教堂的泥水匠及木匠，還是特別聘自福州和廈門一帶的唐山師傅。一九六〇年完成的大整修，除了將整體外牆結構基本保留外，內部還進行了大規模翻修，且新增建了東側環形殿



1870年的萬金大教堂

這可能是萬金大教堂外觀最古老的影像。照片中的大教堂是1870年的原始風貌。矗立在華土上的大教堂，曾是帝國主義的象徵，今日，她卻是族群融合的最具體代表。（萬金大教堂提供）



1954年的萬金大教堂

大整修前的萬金大教堂面貌與今日無太大差異，只是主體結構由原先的木造換為鋼筋水泥，技工也由福建工匠換為本地師傅。（萬金大教堂提供）



1960年後的萬金大教堂

萬金大教堂的今日面貌始自上世紀中葉，影像中的孩童，應是來自高雄玫瑰堂幼稚園，到此一遊的小朋友。（萬金大教堂提供）

³ 聖母無染原罪。（拉丁語：Immaculata Conceptio），又稱聖母無原罪始胎、聖母始胎無染原罪、始孕無玷，是天主教有關聖母瑪利亞的教義之一，正式確立於1854年12月8日慶典。

及兩旁的準備室。當時由於兩岸隔絕，昔日的唐山師傅全都換成了在地工匠。萬金大教堂在這年大規模整建完成啟用後，象徵著這源自歐洲的古老信仰，在台灣一個新紀元的開始。

如今，大合影中的人物除了第一排坐著的小童外，第二排以上的大人們怕都已不在人世了！一九六〇年，民國四十九年，是天主教信仰在台灣傳播最熱絡的時期，也正值世界冷戰的高峰期。美國因而組織各種民間團體，有計劃地援助經濟落後的台灣。由於不信任官方，贊助單位將包括麵粉、奶粉和各種舊衣物等民生物資，委託台灣的天主教會代為發放。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前後，原本散布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，陸續被共產黨驅逐出境後多輾轉來台，島上天主教神職人員一時大增，廣納信友的教堂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台各地出現，教徒人數因而陡增。經歷近一個世紀春秋，遭受無數劫難，貴為全台最古老且重新修復的萬金大教堂，自然也躬逢其盛，沒有在這大好時代缺席。

相片中身著白袍的西方傳教士仔細算來有數十位之多。時值春秋鼎盛年華的眾神職人員，除非教會當年別有遣派，今日已大多長眠於萬金大教堂附近的聖山墓園裡。若不是有圖為證，有關他們的一切，早已如過眼雲煙般消散殆盡。



萬金大教堂內觀

萬金大教堂經歷多次整修，卻一直保有主堂與迴廊原始格局。教堂內的手工紅磚，於上世紀末、第四次整修時鋪設。



萬金聖母聖殿聖母像

萬金聖母大殿祭台正上方的聖母像，雙手合十往前凝視。聖母額頭後的星環象徵猶太十二個部落。《聖經》默示錄形容她是能踏碎毒蛇頭顱，拯救人類的奇女子。源自西班牙的聖母像雖是西方臉孔，但萬金人已從心底認同這是他們的聖母。



富有拉丁殖民情調的萬金大教堂與庭院

晨光中的萬金大教堂，會讓人誤以為是拉丁美洲某座由歐洲傳教士建立的殖民教堂。萬金大教堂腹地廣大，教堂庭園後更有一座以祈禱生活為職志的隱修院。西方文藝復興時期，大航海時代崛起；歐洲君主、野心家嚮往傳說中的黃金國，派遣軍隊與商船出海探索新據點。隨從他們出海的傳教士，幾百年後，因緣際會的來到歷史、政治、文化全然不同的亞洲台灣，更在大武山下的萬金，建立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天主教村落，